

中共「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評估 —從「福建號」航艦入列後觀察

Assessment of the PRC's A2/AD Capabilities Following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Fujian Aircraft Carrier

楊宗新 先生

提 要：

- 一、本文旨在評估中共第3艘航艦「福建艦」入列後，對其「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戰略之實質影響；航艦不僅是進攻性力量投射工具，更是中共現階段採取「不對稱戰略」並將其定位為「A2/AD」中的機動拒止節點。
- 二、該艦的電磁彈射技術及搭載第五代戰機「殲-35」，已顯著提升共軍在「第一島鏈」外的制空權與防禦縱深；而透過雙航艦甚至多航艦的協同演訓，意圖將拒止空間延伸至「第二島鏈」，這將連帶強化對臺封鎖的可行性及嚇阻外部勢力干預的效力。
- 三、共軍欲藉航艦有效執行「A2/AD」，仍面臨多項挑戰，包括航艦數量不足，限制輪替部署制度、採用傳統動力導致續航力受限、「戰區主戰」制度下協同作戰之磨合問題，加上對補給艦的高度依賴等，均明顯限制其活動範圍。
- 四、中共軍力發展已使區域安全進入新一輪權力競逐，我國應透過分散化、機動性的水下拒止體系與無人系統，抵銷中共航艦之空中優勢，才能將其由戰略資產轉為高風險負擔。

關鍵詞：福建艦、航艦、反介入/區域拒止、電磁彈射

Abstract

- 1.This study assesses how the commissioning of China's third aircraft carrier, the Fujian, impacts its "Anti-Access/Area-Denial"(A2/AD) strategy. Rather than merely projecting offensive power, Beijing employs an asymmetric approach, positioning carriers as mobile denial nodes within its A2/AD framework.
- 2.Equipped with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and J-35 fifth-generation fighters, the Fujian extends China's air superiority and defensive depth beyond the First Island Chain. Through multi-carrier coordination, China

seeks to push its denial space to the Second Island Chain, increasing Taiwan blockade feasibility and deterring external intervention.

3. However, the PLA faces critical constraints: insufficient fleet size for continuous rotation, conventional propulsion endurance limits, operational friction under the Theater Command system, and heavy reliance on replenishment vessels.

4. As this expansion intensifies regional power competition, Taiwan should leverage decentralized, mobile underwater denial networks and unmanned systems to offset China's aerial advantages, transforming its strategic assets into high-risk liabilities.

Keywords: Fujian, Aircraft Carrier, A2/AD,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

壹、前言

2025年12月23日，美國「戰爭部」（原國防部，2025年9月更名）發布年度《中共軍力報告》（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內容指中共繼第3艘航艦「福建艦」（CV-18）於2025年11月服役後，刻正計畫在2035年之前再建造6艘，屆時航艦總數將達到9艘，較原先外界預期的6艘規模更具侵略性，判其目的應在快速提升「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以下稱A2/AD）能力，內容並指出中共近期讓2支航艦編隊同步演訓的行動，意在強化協同作戰能力，更將對美國在印太的行動自由，構成直接威脅。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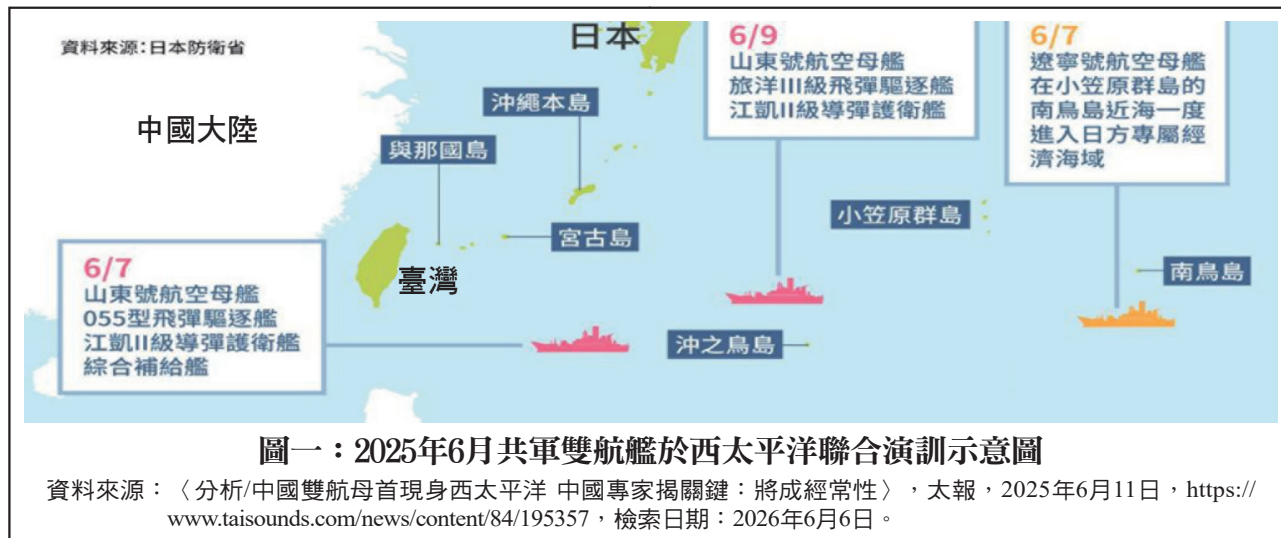
2026年5月，「福建艦」即已完成多次全系統聯合海試，²其電磁彈射技術與「殲-35」之組合，不僅象徵共軍航艦艦載機由「滑跳」跨入「彈射」時代，更實質提升空中戰鬥巡邏（Combat Air Patrol，CAP）的頻率與掛載量；另結合「北斗衛星系統」與高軌雷達衛星後，使「福建艦」成為移動式海基指揮中心，「美國海軍學會」（U. S. Naval Institute）評論認為，該艦極可能在2026年內達成「完全作戰能力」（Full Operational Readiness）。³

航艦做為具備強大遠程投射能力的戰略性武器，在美、英等傳統海權國家眼中，通常被視為奪取「全球制海權」的工具；然中共現階段受限於規模，航艦的角色則呈現出獨特的「不對稱性」。面對美軍

註1：US Department of War,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War, December 2025), pp.22,30~38,85。

註2：〈福建號兩年8次海試 航母技術歷史性跨越〉，東網，2026年5月2日，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60502/bkn-2026050212245962-0502_00822_001.html，檢索日期：2026年6月9日。

註3：吳賜山，〈美軍媒：福建號海事進度超前 2026年底「完全形成戰鬥力」〉，Newstalk新聞，2026年4月21日，<https://newstalk.tw/news/view/2026-04-21/1030934>，檢索日期：2026年6月9日。



在亞太海域深耕數十年的技術與規模優勢，共軍目前尚無法在遠洋能力上與之抗衡；而航艦被賦予更為務實的任務，即做為「A2/AD」體系中的海上核心平臺，用以反制美軍介入臺海或南海、東海等被中共視為核心利益的關鍵水域。

在實際操作上，共軍於2025年6月首度由「遼寧艦」(CV-16)與「山東艦」(CV-17)組成的雙航艦編隊，穿越「第二島鏈」進入日本東部外海執行長達24日聯合遠海演訓，這是繼共軍2024年10月以雙航艦在南海進行聯合行動後的第二度演練，且將行動範圍延伸至「第二島鏈」東側(如圖一)，引發國際社會關注及區域情勢緊張。⁴專家認為，此舉意在展示海軍遠洋作戰能力的躍進，更向世界展現其挑戰

島鏈封鎖的決心與能力。⁵「福建艦」的入列，不僅有助「三航艦」的動態輪值體系，更帶來艦載機起飛技術革命，並強化共軍「A2/AD」能力。面對西太平洋權力結構劇烈波動的當下，解析中共航艦協作的戰略戰術，將有助理解未來亞太地區的安全趨勢，亦期有助海軍進行更有效率的海權戰略布局，這也是撰文主要目的。

貳、「反介入/區域拒止」的理論起源

「反介入/區域拒止」是「後冷戰」時期逐漸興起的軍事概念，核心思維是藉由多種武器或作戰體系的協同運作，達成阻止對手接近、限制對手行動之目的。近年中共為降低美國在東亞的軍事活動，也

註4：〈共軍雙航艦完成遠海實戰化訓練 海上防禦作戰縱深擴大〉，聯合新聞網，2025年7月1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8842168>，檢索日期：2026年6月6日。

註5：呂嘉鴻，〈中國雙航艦「遼寧」號及「山東」號穿越太平洋「第二島鏈」意味著什麼？〉，BBC NEWS中文，2025年6月25日，<http://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n7dgi46ro/trad>，檢索日期：2026年6月6日。

開始發展此類戰術。具體內容詳述如下：

一、概念形成與理論脈絡

(一)「A2/AD」並非由單一國家正式提出的完整軍事理論，而是美國在「冷戰」後期，為理解潛在對手如何制衡美軍全球力量投射能力，而逐步形成的分析概念。其理論可追溯至「嚇阻理論」(Deterrence Theory)與「拒止戰略」(Denial Strategy)，但在作戰層次與技術條件上，則深受精準打擊武器、資訊化作戰與聯合作戰體系成熟的影響。「冷戰」後期，蘇聯海軍面對美軍航艦戰鬥群的絕對優勢，發展出以潛艦、遠程超音速攻船導彈及陸基轟炸機為核心的「堡壘戰略」(Bastion Strategy)，此一「以陸制海」的非對稱思維，即為現代「A2/AD」的前身。相較美國戰略學者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主張「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應透過大規模艦隊決戰取得；與之對應的「海上拒止」(Sea Denial)理論則強調弱勢海軍可透過堡壘、水雷或遠程火力，阻止強大海權國家進入特定海域。

(二)1991年「波灣戰爭」(Gulf War)期間，美軍展現「全面優勢作戰」(Full Spectrum Dominance)能力，迫使中共等區域性強權體認到，若無法阻止美軍進入近

海，其戰略企圖將難以實現，故開始發展能削弱美軍投射力量的手段。為理解這些國家的行動，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CSBA)在1990年代末期率先提出「A2/AD」概念；2000年起，國會要求國防部定期提交《中共軍力報告》(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檢視雙方軍事力量差距。2009年的報告中，首次引用「A2/AD」術語；⁶2011年，改以「領域控制軍事戰略」(Area Control Military Strategy)替代；2016年，海軍作戰部長約翰·查理森(John Richardson)認為此術語(指A2/AD或領域控制軍事戰略)過於模糊，容易給人「禁區已成」的錯誤印象，希望避免使用這個術語。⁷

(三)在美國的戰略思維中，「A2/AD」長期被視為「對手的戰略」，而非自身所採取的作戰模式，這是因為其做為全球性軍事強權，其核心利益在於確保力量投射的自由，而非限制他國介入；然此概念在面對美國軍事壓力的國家時，具有高度解釋力。對這些國家而言，追求的不在是整體軍力上與美國對等，而是在特定戰區內提高美軍介入的成本與風險，達成有限

註6：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9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2009), pp.20~24。

註7：葉德豪，〈臺海軍演「反介入/區域拒止」對壘？來自俄烏戰爭的教訓〉，香港01，2022年8月10日，<http://www.hk01.com/國際分析/802221/臺海軍演-反介入-區域拒止-對壘-來自俄烏戰爭的教訓>，檢索日期：2026年6月6日。

但關鍵的戰略目標。故「A2/AD」戰略實則是一種非美國的盟友用以抵抗美國武裝力量進入特定區域的戰略；而如中共般的敵對勢力若具備此能力，不啻是對美國的國家利益形成一大挑戰。

(四)「A2/AD」亦是描述中共「不對稱」戰力的標準術語。2007年，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報告指出，俄、「中」等潛在對手，可能以此手段反制美軍在全球的快速投射能力。⁸在美國學界中，「反介入」意指阻止敵方軍隊在戰爭初期接近戰區，通常針對遠距離或外來干預勢力；而「區域拒止」則指敵方已進入戰區後，限制其行動或削弱其戰力。兩者雖屬不同層次，但常被合併使用，構成整體戰略結構；⁹實務操作上，「A2」與「AD」往往高度交織，並構成一套連續性的拒止體系。尤其在討論拒止平臺時，往往聚焦於「相對廉價且高度防禦性」的武器系統，如陸基彈道導彈、巡弋導彈、防空系統、潛艦與水雷等；相較之下，航艦由於其高昂成本、明顯目標特性與傳統上與力量投射的連結，通常不被視為「A2/AD」的重要組成。

二、核心要素

「A2/AD」由數種武器與作戰體系構成，彼此協同運作以達成阻止接近、限制行動之目的。其核心包括：

(一)遠程精確打擊武器

遠程精確打擊能力，特別是彈道與巡弋導彈可用以打擊敵方航艦、登陸艦或前進基地。如中共火箭軍部署的「東風-21D」(DF-21D)及「東風-26」(DF-26)彈道導彈，具備攻擊海上移動目標的能力。「東風-26」的射程涵蓋關島(約4,000公里)，使共軍具備能在「第二島鏈」實施「反介入」能力，更有效將美軍航艦打擊群推離臺海的潛在衝突區。¹⁰

(二)先進防空與反導系統

多層次的防空體系可有效拒止敵空軍進入本土或關鍵區域，如構築「海上堡壘」，透過引進俄製「S-400」與自研「紅旗-9」(HQ-9)導彈系列，中共並構建覆蓋高、中、低空的全方位防禦網。此外，「中」方近年更積極研發高超音速攔截技術與雷射武器，旨在抵銷美軍的遠程防區外打擊優勢，確保「A2/AD」平台在遭遇飽和攻擊時的生存率。¹¹

(三)海空反介入平臺

潛艦、岸基攻船導彈與空射反艦武器

註8：Roger Cliff et al.,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 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07), p.7。

註9：Andrew F. Krepinevich, "The Pentagon's Wasting Assets,"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4 (July/August 2009), pp.20-23。

註10：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3*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23), p.45。

註11：Ian Williams and Masao Dahlgren, *More Than Missiles: China Previews Its New Way of War*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2019), pp.1-4。



圖二：1996年美軍「尼米茲號」(左)與「獨立號」(中)航艦巡弋臺海

資料來源：〈日學者：美日對1996年臺海危機曾進行協調〉，《民報》，2019年3月13日，<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02d83c21-a24b-41a8-b69a-cbfc68bf207>，檢索日期：2026年5月6日。

等，均是對抗海上入侵的關鍵裝備，如共軍的「094/096型」核潛艦提供隱蔽的水下打擊；而「轟-6K/N」機則能攜帶多枚「鷹擊-12(YJ-12)」超音速攻船導彈進行空中突擊。結合無人機群的偵察與群體干擾，中共將能實現對美軍的「多維度、多方向、波次式」飽和攻擊。

(四) 電子戰與網路戰能力

在資訊作戰時代，電子干擾、網路滲透與衛星遮斷亦成為執行「A2/AD」的重要環節，透過干擾敵方通訊、導航與指揮鏈，降低對手的作戰效能。依美方研究指出，共軍正大力建構聯合網路作戰能力

，包括設立「戰略支援部隊」整合電子與資訊作戰，試圖透過對美軍「衛星鏈路」(Link-16等)與GPS導航系統的遮斷，並在衝突初期使美軍陷入「戰場迷霧」，致其精確制導武器失效。¹²

(五) 太空與反衛星作戰系統

隨著太空武器的迅速發展，「A2/AD」戰略亦延伸至太空領域，如削弱對手的太空感知能力，將有助彌補自身在遠洋偵察上的不足。中共於2007年進行反衛星試驗後，陸續發展共軌衛星與高能雷射等技術，咸信其目標即為削弱敵方衛星導航與偵察能力。¹³

參、共軍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及目標

有關共軍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戰略背景、使用武器與目標，逐項分析如后：

一、發展背景

1996年「臺海危機」中，美軍派遣「獨立號」(Independence, CV-62)與「尼米茲號」(Nimitz, CVN-68)航艦介入，有效遏制中共武嚇臺灣的意圖(如圖二)，普遍被視為刺激中共加速軍事現代化的重要轉

註12：Elsa B. Kania, "The PLA's Latest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Three Warfares," China Brief, Vol. 16, No. 13 (August 2016), pp.216~218。

註13：Brian Weeden, "Through a Glass, Darkly: Chinese, American, and Russian Anti-Satellite Testing in Space," The Space Review, March 17, 2014, <http://www.thespacereview.com/article/2473/1>, visited date: 2026/7/8。

註14：林正義，〈中共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與美國之因應〉，《問題與研究》(臺北市)，第55卷，第4期，2016年12月，頁1~2。

振點；自此，防止美軍在危機時刻介入，成為「中」方軍事戰略規劃的核心課題。¹⁴在此背景下，共軍正逐步發展出以導彈戰力為核心的拒止構想，並透過部署中程與短程彈道導彈、攻船巡弋導彈與防空系統，試圖在「第一島鏈」內外形成多層次的火力覆蓋，進而限制美軍航艦與前進基地的運用彈性。¹⁵此一發展路徑，與典型「A2/AD」理論高度契合，也使中共經常被視為此理論的代表性實踐者。

二、使用武器

(一)若僅以導彈與陸基系統來理解中共的拒止戰略，並不足以完整描述其戰略演進。隨著其海、空軍能力的提升，拒止體系正呈現由「靜態」走向「動態」。換言之，中共不再僅依賴固定部署的火力節點，而是試圖透過機動性平臺，擴展拒止範圍，並增加戰場不確定性。此一脈絡下，航艦角色出現重新定位的可能。

(二)近年中共在南海、西太平洋的雙航艦行動，意在一個戰區內運用至少2艘航艦編隊，達到如提升作戰韌性、增加武力投射的密集度、操作的靈活性、戰略威懾等特定戰略目的。以美國在「波灣戰爭」(1991年)、「阿富汗戰爭」(2001年)、「伊拉克戰爭」(2003年)等衝突為例，都

曾透過同時部署多個航艦打擊群，執行空中打擊、制空權掌握、情報偵察等多樣化任務，「伊拉克戰爭」期間，更曾破紀錄的同時在波灣周邊部署多達6個航艦打擊群；在非戰爭時期，美國也不時在南海、西太平洋、地中海等戰略熱點，同時派遣2個航艦打擊群進行聯合演練。

(三)軍事學界通常將航艦視為具有遠程投射能力的攻擊性武器，發展航艦的國家也常從追求制海權的觀點出發。然對中共而言，其航艦無論從數量或質量上看，均遠落後美國，現階段只能藉「不對稱作戰」，反制美軍航艦進入其利益所在的海域(如臺海或東、南海)，本質上航艦更像是一種嚇阻性或防禦性武器。

三、目標

(一)防止外部干預臺海及周邊衝突

臺海問題無疑是共軍發展「A2/AD」戰略的核心驅動力。1996年的「臺海危機」使中共高層深刻體認到缺乏制空權與遠洋打擊能力的水面艦隊，在美軍航艦面前充其量只是「存在海軍」，難以有效達成戰略目標。為防止美軍介入，共軍於東南沿海部署大量導彈與防空系統，並強化「東部戰區」海、空軍與火箭軍的聯戰能力；一旦衝突發生，共軍意圖在第一時間癱

註15：李大中，〈論中共「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之發展：源起、手段與意涵〉，《戰略與科技》(臺北市)，第83期，2014年，頁21~26。

註16：Kristen Gunness & Oriana Skylar Mastro, "A Global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ossibiliti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sia Policy, No. 22, July 2016, pp.65~69。

癥對手空優與海上戰力，使美國難以有效支援對我國的行動。¹⁶

（二）維護「第一島鏈」內戰略主導地位

共軍將「第一島鏈」視為其重要戰略防線，在該區域內部署大量「A2/AD」裝備，發展出火箭軍為核心的陸基攻船導彈體系，企圖在該島鏈內建立物理禁區，如在南海島礁上的導彈與雷達系統、沿海機場的「殲-16」與「轟-6K」等平臺，以阻止區域內對手如日本、菲律賓或美軍等，對其海上利益造成干擾。¹⁷

（三）向「第二島鏈」與全球海域延伸戰略縱深

隨著中共海軍的發展，其「A2/AD」戰略也逐步擴展至太平洋「第二島鏈」及印度洋，例如近年大量部署的「東風-26」導彈具有中程全球打擊能力，射程可涵蓋關島以西的美軍基地；此外，共軍近年積極強化遠洋補給與基地設施，如在吉布地建設後勤保障基地、與索羅門群島深化安全合作，深信其目的係為建立「戰略支點」網絡。¹⁸

傳統上，航艦被視為進攻性力量投射的象徵，其核心在奪取制空權、支援遠征作戰，並維持長時間的前沿存在；若將航

艦視為一種「可機動部署的空中作戰基地」，其戰略功能並不必然指向進攻性力量投射。在特定戰略條件下，航艦亦可用於支援防禦性作戰，例如填補陸基空軍無法長時間覆蓋的海域、強化特定方向的空中拒止能力。此一理解亦為航艦納入「A2/AD」架構提供理論空間。

肆、航艦執行「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助益

「福建艦」入列對共軍海上實力確實是一大躍進，然與美軍相較，無論航艦數量或質量均難匹敵；如何透過航艦實現「反介入/區域拒止」，以及其所能帶來的助益，詳述如下：

一、拓展區域防禦縱深

共軍傳統的國防戰略強調「積極防禦」，即將戰場控制在本土之外；隨著多艘航艦編隊陸續形成，賦予共軍更大的戰略縱深，亦得以在「第一島鏈」、乃至「第二島鏈」之外展開遠距部署與防禦。由於航艦具備長時間駐留、快速轉移與大範圍打擊等能力，為共軍執行「A2/AD」提供機動性與主動性，一改過去依賴陸基火力為主的防禦格局。再者，透過多艘航艦編隊輪替部署或協同作戰，有助共軍在西太

註17：M. Taylor Fravel, *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311。

註18：Isaac B. Kardon and Wendy Leutert, "Pier Competitor: China's Power Position in Global Por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6, No.4, 2022, pp.9~10。

註19：沈明室，〈中共遠洋擴張深化對印太地區軍事威脅〉，《交流雜誌》（臺北市），2025年10月號，第203期，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2025年10月20日，<http://www.sef.org.tw/article-1-204-16308>，檢索日期：2026年7月6日。

平洋或南海等戰略要地建立空中與海上控制區，形塑多層次的區域拒止帶。¹⁹這種戰略部署，有助將對手軍事力量限制於較遠區域，提升共軍在其本土與核心利益區域的安全邊界。

二、提升制空與制海能力

(一)航艦對於「A2/AD」的另一助益，是海空聯戰能力的提升。做為海上浮動機場，航艦能在無需依賴地面基地下，藉部署大量艦載機進行制空與制海任務；且透過多艘航艦協同部署，不僅能確保空中優勢，更可與其他水面艦、潛艦、預警機共築成以航艦為中心的「海空一體化」作戰體系，並遏制對手船艦在衝突初期進入戰區，並爭取戰略主動權。²⁰「福建艦」入列後，將與「遼寧、山東艦」共同構成多層次防禦體系。儘管目前共軍艦載主力的「殲-15」機受限於航程與載彈量，使其航艦作戰半徑不如美軍，但採用電磁彈射系統的「福建艦」入列後(如圖三)，已具搭載24架第五代戰機-「殲-35」的能力，甚至大型無人機也可搭載於航艦上，並大幅提升作戰效能。²¹

(二)在此體系中，不同航艦將依其技術特性與任務需求，分別承擔訓練、警戒



圖三：中共航艦「福建艦」(1、2為彈射器位置，3為降落跑道)

資料來源：參考呂適約，〈陸媒自曝「福建號」航母缺陷 艦載機無法同時起降〉，大紀元，2025年9月16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5/9/16/n14595849.htm>，檢索日期：2026年5月6日，由作者彙整製圖。

、拒止與戰鬥支援等角色。如從「A2/AD」的視角觀之，「福建艦」應是做為拒止體系中的核心支點，另兩艦則做為外圍機動節點。此種配置可增加對手在應對「反介入」行動時的複雜度，即便能對其中一艘或多艘航艦造成威脅，整體拒止體系仍具一定程度的持續運作能力。²²

三、強化對外在干預的嚇阻

(一)「反介入/區域拒止」的核心在於拒止、干預，透過軍事部署與能力展示，嚇阻外部勢力介入區域衝突。航艦本身即具備顯著的威懾效果，共軍多艘航艦更意味擁有在多個戰區同步投射武力的能力

註20：Toshi Yoshihara, James Holmes,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8), pp.310~312。

註21：焦捷，〈影》殲-35、空警-600起降 福建號首次海上實兵訓練畫面曝〉，中時新聞網，2025年11月18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51118004156-260407?chdtv>，檢索日期：2026年6月6日。

註22：Ying Yu Lin, "China's Naval Strategy With 3 Aircraft Carriers," *THE DIPLOMAT*, November 18, 2025, http://thediplomat.com/2025/11/chinas-naval-strategy-with-3-carriers/?utm_source, visited date: 2026/6/8。

；一旦美軍試圖介入東亞區域衝突，共軍可派遣航艦在關鍵海域阻斷從關島、沖繩或菲律賓等基地的美軍進入戰區。

(二)相較過去採用「A2/AD」的武器多為靜態、固定性，如陸基彈道導彈(如東風-21D)、遠程防空導彈(如紅旗-9)，乃至電子干擾系統。航艦因機動性強，可迅速移動介入者必經要道，且對手在施加打擊前，必須進行「廣海搜索」(Broad Ocean Search)，才能施予飽和攻擊，這大幅提升對手的成本計算壓力，讓意圖介入的國家，需重新評估其行為的代價。²³

四、確保彈性與持續作戰能力

當航艦數量不足時，一旦有維修保養需求，或必須於1個以上海域同時部署時，恐無法滿足任務。「福建號」的入列，除質的精進外，亦是航艦數量上的增加；並確保有2艘航艦同時運作，讓戰備水準維持在相對穩定狀態。在單航艦時期，共軍基本是處於試驗與學習狀態；2017年「山東艦」入列後，代表共軍已具備基本區域存在及輪調能力。隨著第三艘航艦入列，則為共軍帶來更多的戰略彈性與持續存在能力，這對其落實「A2/AD」至關重要，特別是在長期衝突或區域危機中，持續投射武力與維持戰力，仍是拒止對手介入

的基本要求。²⁴

五、提升危機處理能力

(一)航艦發展初期，原被視為國家進行大規模海戰的武器，如「二戰」期間美、日「太平洋海戰」，或1982年英、阿「福克蘭戰爭」；然在後「冷戰」時期，隨著爆發全面戰爭的機會銳減，取而代之的小規模區域衝突或短暫危機事件。面對這類狀況，講求的是快速部署與即時反應，故美軍於2003年將過去應對傳統海戰的「航艦戰鬥群」(Battle Group)改為更具靈活彈性的「航艦打擊群」(Strike Group)，以滿足現代衝突型態需要。

(二)相較陸基飛機需仰賴固定基地與後勤補給，航艦具備快速部署、遠距支援與戰場轉移的機動優勢，特別適合應對「灰色地帶」衝突與突發性危機。²⁵如在南海或臺海周邊發生軍事摩擦時，航艦可於數日內進入作戰位置，迅速展開偵察、空中巡邏或區域封鎖等行動。此種機動力不僅有助「反介入」行動本身，更提高中共在國際事務中的反應能力與影響力。

(三)此外，共軍亦積極在航艦數量上急起直追，不僅是海軍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推進「A2/AD」的關鍵手段。透過拓展防禦縱深、提升制空與制海能力、

註23：Andrew S. Erickson, Chinese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ASBM) Development: Drivers, Trajectories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Jamestown Foundation, May 2013), pp.36~37。

註24：同註22。

註25：Andrew S. Erickson and Ryan D. Martinson eds., China's Maritime Gray Zone Operation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9), pp.207~212。

增強嚇阻效果、確保彈性與持續作戰能力，並強化戰略機動性。共軍正逐步構建一個能在多個戰區應對挑戰、主導地區軍事態勢的「反介入/區域拒止」體系。

未來，隨著新一代核動力航艦入列，共軍在航艦的戰術使用上將趨於成熟，且更增彈性；不僅對亞太地區的軍事平衡構成挑戰，也迫使如美國般的傳統海權強國，重新思考介入東亞安全事務的成本與可能的成功性。

伍、「福建艦」入列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相較「遼寧/山東艦」均為前蘇聯設計概念下的產品，無論艦載機數量、甲板型式、艙體結構都停留在「冷戰」時期；「福建艦」的入列，成為共軍第1艘具現代化意義的航艦，同時也是執行「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的最大利器；其不僅象徵海軍力量由近岸防禦邁向遠海防衛，更對亞太區域既有安全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分析如后：

一、進一步衝擊美國亞太戰略部署

(一)相較於「遼寧/山東艦」艦載機採用的是滑跳式起飛技術，「福建艦」改採電磁彈射後，艦載機可攜帶更多燃油與武器，作戰半徑亦大幅提升，使中

共「A2/AD」的有效範圍進一步向「第二島鏈」延伸。²⁶在指揮調度上，多航艦編隊有助共軍實施「牽制與突穿」(Fix and Breakthrough)戰術，如一支航艦編隊部署於東海，吸引美軍駐橫須賀或沖繩的兵力，另一編隊則穿越巴士海峽後進入西太平洋，伺機突穿對手、破壞其隊形，為己方在局部創造絕對優勢，俾直取敵方高價值核心目標。

(二)多航艦部署不僅加大美軍的監視壓力，迫使其必須在關島與夏威夷間增加額外的航艦值勤，對任何介入行動亦構成負擔；對慣常以航艦打擊群馳援他國的美軍而言，共軍拒止縱深的擴展及可運用戰術的多變性，將直接影響美軍任務部署及補給規劃，亦代表美國必須調整全球兵力配置，同時其介入西太平洋衝突的成本與風險，將繼續拉高。

二、引發周邊大國的航艦軍備競賽

共軍航艦力量的升級，將導致亞太國家陷入「安全困境」，為自保所增加的軍力會被另一方視為威脅，引發連鎖性的軍備競賽。在美國「印太戰略」構想下，美、日、印、澳洲共同組成聯盟的核心，且除澳洲因距離遙遠，與中共沒有涉及主權層面的衝突外；日、印都與「中」方有領土爭議，共軍加快航艦發展，對該兩國而

註26：趙觀祺，〈福建艦改變西太平洋戰略格局 三航母時代 中美博弈邁入新階段？〉，香港01，2025年11月12日，<http://www.hk01.com/中國觀察/60293368/福建艦改變西太平洋戰略格局-三航母時代-中美博弈邁入新階段>，檢索日期：2026年6月9日。



圖四：採用滑跳式甲板的印度航艦「維克特蘭艦」(前)、「超日王艦」(後)

資料來源：〈印度國產航空母艦計畫(IAC)/維克蘭特號航空母艦〉，MDC軍武狂人夢，http://www.mdc.idv.tw/mdc/navy/othernavy/india_carrier3.htm，檢索日期：2026年5月6日。

言將形成嚴重的安全焦慮，並觸發軍備競賽。摘陳如后：

(一)印度係南亞大國，並將印度洋視為勢力範圍。近年隨著中共勢力擴張，並在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的投資案中，讓印方深感「芒刺在背」；²⁷為此，其近年在航艦發展上正急迫中共。2012年當「遼寧艦」成軍後，印度購自俄羅斯的「超日王艦」(INS Vikramaditya)隨即在2013年服役；2017年「中方首艘自製航艦「山東艦」成軍，印度首

艘自製航艦「維克特蘭艦」(INS Vikrant)也在2022年服役(如圖四)。除計畫興建中的第3艘航艦外，印方國防部長更宣稱遠程目標是6艘，²⁸明顯是為與共軍的預期規模對標。

(二)「二戰」結束後，日本受限於「和平憲法」，自衛隊採用的武器強調「專守防衛」，²⁹航艦在過往的觀點下被視為攻擊性武器，發展不被允許。近年隨著共軍實力提升，日方於2014年以「內閣決議」方式重新解釋憲法，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³⁰2艘直升機護衛艦「出雲艦」、「加賀艦」分別在2015、2017年服役，並在2020年後相繼改造，未來可搭載10~12架垂直起降式「F-35B」戰機，無異是「準航艦」規模。³¹2024年4月美國主辦的「環太平洋」(RIMPAC)多國聯合軍演中，這兩艦也首次共同參演，³²顯見日方正積極發展航艦協同戰術。

三、強化對臺封鎖可行性

(一)從2022年8月起的歷次「圍臺軍演」觀察(如圖五)，共軍模擬的對臺進攻

註27：David Brewster, *India's Ocean: The Story of India's Bid for Regional Leadership* (Oxfordshire: Routledge, 2014), pp.5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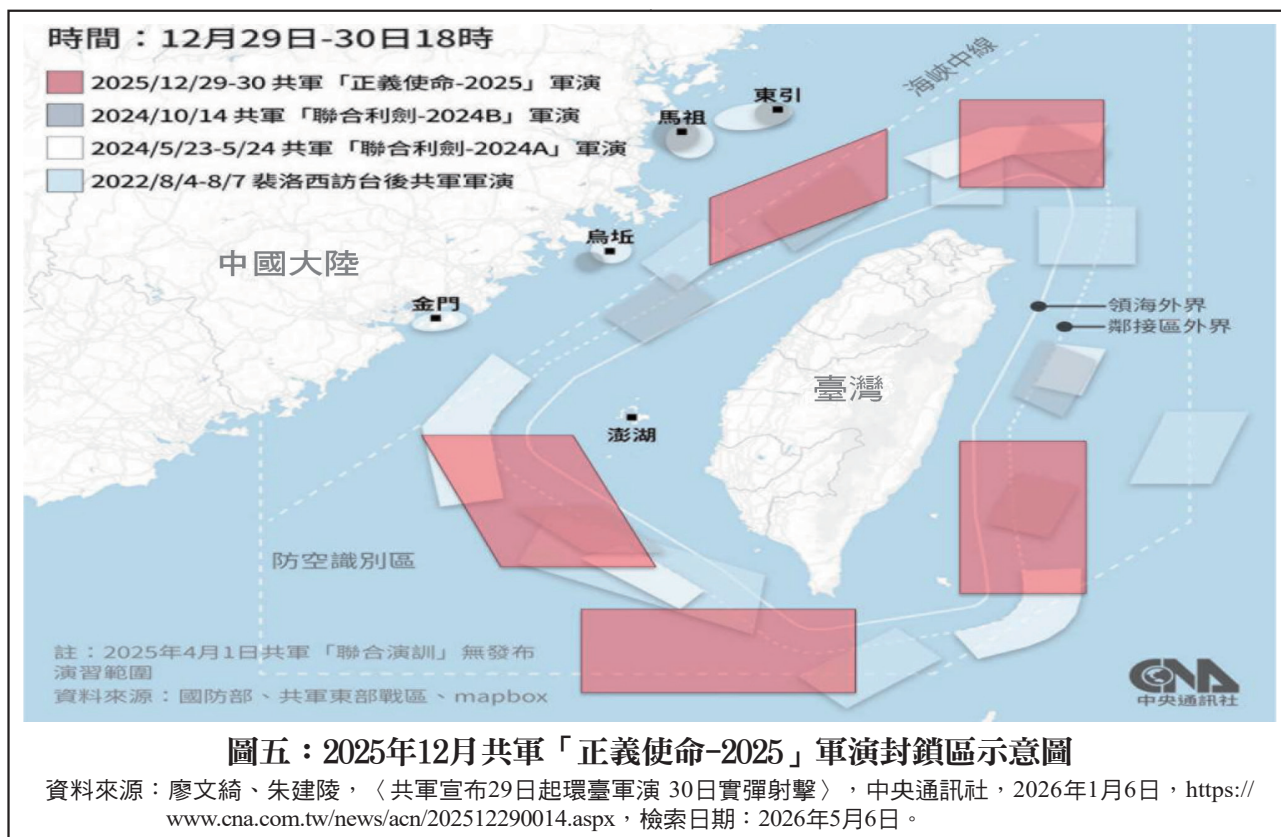
註28：盧伯華，〈受福建艦刺激？印度防長：將開建第3艘航母 總共要建6艘〉，中時新聞網，2024年5月17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40517004268-260409?chdtv>，檢索日期：2026年6月15日。

註29：日本憲法第九條：「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做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註30：郭育仁，「日本集體自衛權法制化之發展方向」，《全球政治評論》(臺中市)，特集001，2015年，頁45~52。

註31：陳治程，〈日『出雲級』準航艦成形中『加賀號』10月赴美實測F-35B起降〉，《自由時報》，2024年9月11日，<https://def.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796700>，檢索日期：2026年6月9日。

註32：陳成良編譯，〈劍指中國！日本首度出動兩艘『準航艦』遠征印太〉，《自由時報》，2024年4月17日，<https://def.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644571>，檢索日期：2026年6月9日。



策略，已由早年的「登陸戰」轉向「封鎖戰」。³³為防止交戰國濫用武力侵犯他國貿易權益，按「國際法」規定，合法的封鎖必須是有效的，即部署足夠軍事力量能實際阻止中立國船隻進入封鎖海域，否則即構成非法的「紙上封鎖」(Paper Blockade)。³⁴因此，如交戰國無法排除第三方船隻進入禁止海域，其封鎖行為很可能被視為無效。

(二)就臺海情勢而言，共軍對臺封鎖

若因美國及其盟邦軍事介入而無法有效執行，代表國際商船在聯軍護航及安全保障下，仍能持續進出臺灣港口，從而維持貿易與物資補給順暢。³⁵故航艦在封鎖戰術的執行上，確實能發揮重大作用，尤其在共軍擁有3艘航艦後，共軍可將一支編隊部署於臺灣東部外海，另兩支分別部署於南端的巴士海峽及北端的宮古海峽，對臺形成三面包圍之勢，將強勢阻斷我國的能源補給或盟國的物資支援。

註33：楊宗新，「共軍對臺軍演展現之封鎖意圖研析」，《空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692期，2023年2月，頁55~56。

註34：如1909年《倫敦海戰法宣言》第2條：「……封鎖欲具拘束力，必須為有效封鎖；亦即，須由足以實際阻止進入敵方海岸之兵力維持之」、第3條：「封鎖是否有效，屬事實問題」。

註35：Marek Jestrab, A Maritime Blockade of Taiwan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Strategy to Defeat Fear and Coercion (Washington, DC: Atlantic Council, 2023), pp.34~37。



圖六：2024年10月，共軍雙航艦在西太平洋舉行軍演

資料來源：〈分析/中共雙航母手現身西太平洋 中國專家揭關鍵：將成經常性〉，太報，2025年6月11日，<https://www.taisounds.com/news/content/84/195357>，檢索日期：2026年6月6日。

四、刺激美、菲合作與「第一島鏈」南段軍事化

(一)「福建艦」入列與共軍航艦編隊活動常態化，除提升遠海部署能力，也連帶造成美國與區域盟友加速調整戰略布局；尤其菲律賓因地理位置重要，近年成為美國在南海地區牽制中共的重要節點。相較前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執政時期相對平衡的對「中」政策，2022年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上台後，菲國明顯轉向親美，不僅恢復與美國軍事合作，更擴大《加強國防合作協議》(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EDCA)與可供美軍使用之基地數量。³⁶

(二)在此背景下，美、菲「肩並肩」

(Balikatan)聯合軍演的規模與內容亦出現明顯變化。演習原以反恐、叢林作戰及人道援助為主，近年則逐漸轉向高強度軍事對抗，演訓內容納入兩棲登陸、海岸防禦、聯合防空及實彈擊沉演練，顯示其已由針對非傳統安全的象徵性軍演，轉變為具備區域拒止與聯合防禦意涵的軍事合作機制。該演習範圍亦逐漸北移，除涵蓋巴拉望島，更延伸至呂宋島北部與巴丹群島，後者距離我國僅約200公里，美、菲於此區域強化監控與部署，將直接壓縮共艦南向活動空間。³⁷

(三)「福建艦」入列雖有助共軍將「A2/AD」範圍向外延伸，卻也同步刺激周邊國家加速彼此合作，形成典型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這樣的發展趨勢顯示，共軍航艦戰力提升雖有助增強其拒止能力，卻仍無法單向改善其戰略環境，反而促使周邊安全網絡加速整合，壓縮中共兵力運用迴旋空間。

五、深化南海控制權

(一)儘管中共在南海多採用「灰色地帶」策略，主要以海警船、民兵船在此海域活動；然從「遼寧、山東艦」曾於2024年10月在西太平洋進行聯合演訓的經驗觀察(如圖六)，其在必要時仍不排除在此使用傳統武力，尤其航艦特有的機動性與持

註36：楊宗新，〈近年「中」、菲南海衝突升溫剖析〉，《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8卷3期，2024年6月1日，頁25~30。

註37：〈美日菲等國舉行2026肩並肩聯合演習之研析〉，思想坦克，2026年4月28日，<https://voicetank.org/20260428-2/>，檢索日期：2026年6月9日。

續作戰能力，將成為補強既有拒止體系的重要工具。

(二)南海地理範圍廣闊，相較臺海其陸基拒止能力存在覆蓋限制，且固定式基地易遭遠程導彈摧毀，而部署航艦正可填補此一缺陷。平時航艦能執行對美國「航行自由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FONOPs)的反向制衡，加強對如菲、越等其他主權聲索國的壓力；戰時，則能做為南海海盆的保護傘，掩護其潛艦對他國軍艦發動打擊，更讓共軍對南海的武力投射範圍，從控制特定島礁的「點狀控制」，轉變為涵蓋整個海域的「面狀控制」。

(三)航艦編隊在南海的常態化存在，意味共軍隨時有能力封鎖麻六甲海峽至巴拉望的水道，對海上交通線與全球供應鏈構成威脅；就高度依賴南海航道進行能源運輸的日、韓兩國而言，亦將構成長期的戰略勒索風險，並可能迫使其在政治立場上向中共妥協。

綜合而言，中共擴增航艦，不僅是軍事力量的提升，更是地緣政治權力重組的關鍵變數。對美國而言，共軍擴張迫使其必須重新審視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與準備；對亞太國家來說，中共增建航艦將加劇區域軍備競賽與安全的不確定性；對我國而言，多艘航艦實質增強共軍對臺作

戰的選項與威懾效力；對南海而言，中共可藉此擴展控制力與戰略深度。航艦代表中共海軍發展的不斷突破，同時也引發更多安全風險與衝突，使區域安全格局進入新一輪的權力競逐。

陸、共軍執行「反介入/區域拒止」面臨的挑戰

共軍航艦數量增加後，確實藉由航艦聯合行動提升「A2/AD」能力的綜效，但當前亦面臨在數量、質量、制度、補給上的考驗。詳述如下：

一、受限規模難以落實輪調

目前僅2艘航艦服勤，若要藉雙航艦行動實現「A2/AD」，則該2艦必須全年無休，這在實務上幾乎做不到。以美軍為例，11艘航艦在值勤6~9個月後即會返回母港，一方面進行機具保修，另方面也讓人員有足夠休息，實際處於執勤狀態的航艦，通常維持在半數到三分之二之間，此即「輪流部署」(rotational deployment)。共軍目前尚有3艘航艦興建中，預計2035年可達到6艘；³⁸這也意味共軍至少要在10年後，才有辦法建立完備的輪流部署，在此之前，必須確保機具、人員隨時處於待命狀態，才能透過雙航艦實現「A2/AD」戰略。

二、與共軍實戰設想仍存落差

註38：盧伯華，〈港媒傳中國開建2艘10萬噸核航艦 造艦數量將迎來新高峰〉，中時電子報，2024年2月26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40226004577-260409?chdtv>，檢索日期：2026年6月9日。

(一)中共現役3艘航艦均採用傳統動力，僅「福建艦」裝備彈射系統，在海軍的定位中較偏向過渡性、暫時性武器，與其實際設想的核動力、具成熟彈射系統的航艦仍有落差；這也代表共軍如欲持續精進航艦性能，必須依據演練所得的參數不斷修正。「遼寧艦」2012年入列時即被視為訓練艦，之後雖經過結構強化，號稱已可投入實戰，但定位上仍兼具訓練艦性質。「山東艦」是首艘自製航艦，但從艦身外觀到動力設計，仍大幅沿襲首艦，據悉軍方曾對此表達不滿，認為沒有建造這艘航艦的必要，而應該直接建造堪比美軍規格的航艦；然因「中央軍委會」認為這樣過於耗時，恐導致第二艘航艦在短時間內難以生產，基於強化「A2/AD」能力，才決定在過渡期建造下一艘航艦，以便與首艦相互搭配。³⁹

(二)「福建艦」儘管已配備彈射系統，但原始設計係採蒸氣彈射，中期才變更為電磁彈射；推測是將兩棲攻擊艦「四川艦」的彈射系統修改後安裝，是否足供航艦使用仍有疑問；且其動力仍採傳統石化

燃料，續航力與美軍核動力航艦仍存在巨大落差。⁴⁰因此，真正讓共軍高層滿意的航艦，應是刻正興建中，極可能採用核動力系統、戰機起降採標準電磁彈射的「004」及其後續艦；這也意味著，目前由3艘航艦編隊構成的戰略部署，將只是其執行「A2/AD」的初階型態，只有在後續航艦陸續服役，才能達成其理想標準，並具備足夠能力在太平洋上，拒止美軍航艦介入區域事務。⁴¹

三、「戰區主戰」考驗航艦編隊協同戰力

(一)2015年中共實施「軍改」後，除對組織進行調整外，制度面也做了大幅修正。在指揮體系上，最明顯的改變是由「軍種主戰」調整為「戰區主戰」，這可能導致各戰區之間因為觀點或利益不一致，影響各航艦編隊間的協同作戰能力。⁴²過去「軍種主戰」模式下，各軍種(陸、海、空、第二砲兵)擁有極大的指揮權與獨立作戰權，對「海司」而言，不僅負責海軍部隊(包括艦艇、航空兵、陸戰隊)的建設、訓練，也負責部隊的指揮調度，軍區

註39：Chris Panella, "Nuclear-powered aircraft carriers would give China's growing navy new reach, and researchers say it's working on the reactor to power one," BUSINESS INSIDER, November 13, 2024,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satellite-images-china-nuclear-powered-aircraft-carrier-2024-11>, visited date: 2026/6/8。

註40：李靖棠，〈中國三號航艦「福建艦」服役：跳過蒸氣彈射直上新科技，美智庫說北京仍有3點不如美軍〉，風傳媒，2025年11月8日，<http://www.storm.mg/article/11079696>，檢索日期：2026年6月9日。

註41：Chris Panella, "China built a new modern aircraft carrier, but it's got a steep learning curve" to beat before it can match the US Navy," BUSINESS INSIDER, June 8, 2024,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chinas-new-aircraft-carrier-more-to-learn-to-match-us-2024-5>, visited date: 2026/6/6。

註42：謝游麟，〈析論中共軍改後之聯合作戰指揮體系〉，《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2卷，第1期，2018年2月1日，頁51~52。

則負責轄區內的防禦任務，僅對所屬的陸軍部隊有指揮權。「軍改」之後不僅將「七大軍區」整併為「五大戰區」，同時也將軍種與戰區的關係調整為「軍種主建，戰區主戰」。以海軍為例，僅平時負責部隊建設、訓練；戰時的指揮權將由戰區直接負責。

(二)目前3艘航艦中，CV-16屬「北部戰區」、CV-17屬「南部戰區」，CV-18在海南舉行入列儀式，應會劃歸「南部戰區」。⁴³觀察發現，航艦時常交由不同戰區指揮，如2025年4月「海峽雷霆-2025A」軍演，是「東部戰區」全權指揮；但參演艦卻是「山東艦」。官媒「人民網」也逕以「東部戰區組織山東號航艦編隊位臺島以東海空域進行海對陸打擊等科目演練」為報導標題，⁴⁴應可推斷航艦配置是動態的。雖有固定的母港和隸屬關係，但在戰時或重大任務中，將被交由負責作戰方向的「戰區聯戰指揮中心」統一指揮，以實現全軍的聯合作戰效能。即便如此，臨時性的聯戰指揮中心是否能破除各戰區的本位主義，仍有待觀察。

四、依賴補給艦將限縮航艦遠海能力

(一)共軍兩支航艦編隊在2025年6月的行動中，包含未越過「第二島鏈」的「山東艦」編隊搭配2萬噸「微山湖艦」(903型)，結合航程突破「第二島鏈」的「遼寧艦」編隊搭配4.8萬噸的「呼倫湖艦」(901型)及2.3萬噸級的「可可西里湖艦」補給艦(903A型)；其中「可可西里湖艦」較其他艦艇約晚一週才加入，⁴⁵研判共軍對其航艦遠程航行時的補給能力仍有所欠缺，如補給能力無法進一步提升，將對其執行「A2/AD」的範圍造成侷限。

(二)共軍原以「903、903A型」為主力補給艦(排水量分別為2萬及2.3萬噸)，「遼寧艦」成軍後，以「903A」參與編隊，但很快便發現補給量無法滿足，遂積極研發噸位更大的「901型」。2017年首艘「呼倫湖艦」服役後隨即加入航艦編隊；2019年次艘「查干湖艦」則加入「山東艦」編隊，刻正進行海試的「日月潭艦」很可能加入「福建艦」編隊，讓「901型」艦儼然成為共軍航艦遠航時的專屬艦。⁴⁶

(三)2022年「遼寧艦」編隊2次突破

註43：烈史，〈我國第三艘航母福建艦入列！福建艦歸屬哪個戰區？〉，網易，2025年11月7日，<http://www.163.com/dy/article/KDPB5ER205568KXW.html>，檢索日期：2026年6月6日。

註44：〈東部戰區組織山東艦航艦編隊位臺島以東海空域進行對海對陸打擊等科目演練〉，人民網，2025年4月2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5/0402/c1011-40452396.html>，檢索日期：2026年6月9日。

註45：魯云湘，〈遼寧艦編隊跨越第二島鏈：遠海長航的戰略意涵與美中較量〉，《台灣好報》，2025年6月9日，<https://tw.news.yahoo.com/遼寧艦編隊跨越第二島鏈-遠海長航的戰略意涵與美中較量-魯云湘-045444710.html>，檢索日期：2026年6月6日。

註46：曾陳祥，〈中共海軍「901型」快速油彈補給艦能力與運用方式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4卷，第3期，2020年6月1日，頁71~72。

「第一島鏈」時，護衛艦均為4艘，補給艦1艘；2025年突破「第二島鏈」時，護衛艦為3艘，補給艦增至2艘；考量「可可西里湖艦」係在航程中才加入，顯示共軍對航艦編隊駛向「第二島鏈」似乎仍充滿不確定性。由此推斷，即使目前共軍如驅逐艦般的中型艦船已能深入「第三島鏈」，但像是兩棲攻擊艦、航艦般的大型艦艇，倘若沒有如同美軍般遍及全球的海外軍事基地，而單純依賴補給艦，能夠執行「反介入/區域拒止」的範圍，終將侷限於「第二島鏈」內。

柒、建議-代結語

當前共軍海軍實力與美軍仍有巨大落差，現階段發展航艦的核心目標，並非單純追求傳統意義上的制海權，而在於提升「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透過多支航艦編隊聯合行動，共軍正嘗試將其轉化為此戰術中的機動拒止節點，藉此提高外部勢力介入時的成本與不確定性；此一發展不僅有助理解中共海軍戰略的內在邏輯，也對既有「反介入/區域拒止」理論提供重要補充。

面對共軍逐步將航艦納入「A2/AD」體系，我國確實不宜追求與之相稱的海權競逐，而應透過分散化、機動性的多層拒止手段，使航艦編隊難以發揮預期的空中投射能力，具體政策建議如下：

一、構建「區域性水下感知與打擊網」

我國應加速部署固定式與機動式水下聽音陣列，並結合無人水下載具(UUV)監控巴士海峽與宮古海峽等關鍵水道，強化水下感知能力，確保能即時掌握共軍航艦編隊穿出島鏈的動態，同時藉由發展「不對稱」打擊能力，如具備遠程打擊能力的潛艦與機動攻船飛彈，並利用航艦編隊高度依賴補給艦的弱點，將打擊目標鎖定在其後勤鏈結(如「901型」補給艦)，使其航艦因油彈補給中斷，而失去作戰持續力。

二、強化「分散化與機動性」的陸基反制體系

面對「福建艦」上艦載機「殲-35」帶來的空中威脅，我國不應追求與其進行昂貴的戰機對決，而應擴大部署機動式防空飛彈(如天弓三型)與岸置攻船飛彈(如雄風三型)，形成「以陸制海」的飽和攻擊能力。除藉以抵銷航艦空中優勢，並利用航艦體積巨大且維護成本高昂的特性，開發低成本的無人機與無人艇群，在近海地區對共軍航艦實施多維度的飽和干擾與打擊，大幅提升其應對成本與風險。

三、整合「灰色地帶」的反封鎖韌性

針對共軍可能利用3艘航艦實施全面封鎖的威脅，我國應強化與美、日等盟友的情資整合，並提升本島東部戰略港口與

機場的防護與戰備儲量，使共軍的「有效封鎖」難以達成。同時藉加強民防韌性與通訊備援，抵銷共軍透過航艦武力展示所意圖達成的政治勒索風險，確保即便在「灰色地帶」衝突或局部封鎖下，國家治理體系仍能正常運作。

中共「福建艦」的入列，不僅是共軍海軍現代化重要里程碑，更代表其「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已從過往以陸基火力為主的「靜態拒止」，朝向具備遠海機動與多層次聯合作戰能力的「動態拒止」。透過多航艦編隊、艦載機、遠洋補給與區域基地能力整合，共軍正試圖將拒止範圍由「第一島鏈」進一步向「第二島鏈」、

甚至更遠海域延伸，藉此提升對美軍介入區域事務的嚇阻能力。儘管中共目前仍受限於航艦數量、技術成熟度、聯合作戰制度與遠海後勤能力等因素；致共軍現階段距離建立完整的航艦型「A2/AD」體系，仍有相當差距。展望未來，隨著新一代核動力航艦陸續成軍，共軍航艦在印太安全格局中的角色與影響力，勢將成為區域各國持續關注的重要戰略課題。



作者簡介：

楊宗新先生，東吳大學政治系90年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戰略暨國際安全組)碩士96年班。曾任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業界專家教師，現服務於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及《展望與探索》雜誌研究員。

